

$$\sin^2 \alpha + \cos^2 \alpha = 1$$

$$2 \sin \alpha \sin \beta = \cos(\alpha - \beta) - \cos(\alpha + \beta)$$

$$\operatorname{tg}^2 \alpha + 1 = \frac{1}{\cos^2 \alpha} = \sec^2 \alpha$$

$$\sin \alpha + \sin \beta = 2 \sin \frac{\alpha + \beta}{2} \cos \frac{\alpha - \beta}{2}$$

$$\operatorname{ctg}^2 \alpha + 1 = \frac{1}{\sin^2 \alpha} = \operatorname{cosec}^2 \alpha$$



$$2a + b = x$$

$p = 3.141592654$

$$\sin 2\alpha = 2 \sin \alpha \cos \alpha$$

$$\log_a \frac{b}{c} = \log_a b - \log_a c$$

$$\cos \alpha + \cos \beta = 2 \cos \frac{\alpha + \beta}{2} \cos \frac{\alpha - \beta}{2}$$

$$\left(\frac{f(x)}{g(x)} \right)' = \frac{f'(x) \cdot g(x) - f(x) \cdot g'(x)}{g^2(x)}$$

〔印度〕妮基塔·拉尔万尼 著

施薇 译

神童

Gifted

鲁米·瓦西现在是**10岁零2个月13天2小时42分6秒**，她测算出自己放学后与暗恋对象约翰·肯布尔一同步行**6分钟**的概率为**0.2142**，这种可能性因她保守的爸爸强制她穿的厚羊毛紧身衣而更加渺小。



$$-a) - a) \cdot (p - b) \cdot (p - c) = p \cdot r$$

$$x = ut \cos(\alpha)$$

$$y = ut \sin(\alpha) \cdot t \cos \theta$$

$$\cos 2\alpha = 2 \cos^2 \alpha - 1$$

$$\cos(\alpha + \beta) = \cos \alpha \cos \beta - \sin \alpha \sin \beta$$

$$\operatorname{tg}(\alpha + \beta) = \frac{\operatorname{tg} \alpha + \operatorname{tg} \beta}{1 - \operatorname{tg} \alpha \operatorname{tg} \beta}$$

$$\sin(\alpha - \beta) = \sin \alpha \cos \beta - \cos \alpha \sin \beta$$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1-4115

Nikita Lalwani
Gifted

Copyright © 2007 by Nikita Lalwani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ylie Agency
through The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童/(印)拉尔万尼著;施薇译. —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684-9

I. ①神… II. ①拉… ②施… III. ①短篇小说-印
度-现代 IV. ①I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2156 号

特约策划:吴文娟 潘丽萍
责任编辑:苏福忠
封面设计:汪佳诗

神童
[印]妮基塔·拉尔万尼 著
施薇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9.75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684-9
定价:26.00 元

以爱的名义，献给维克，我的生命

我说出“平等”这个词，
仿佛念出婚礼上的誓言。
啊，但我那时已老，
现在却又年少。

——选自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1964)中
《我无足轻重的记录》的歌词，鲍勃·迪伦

第一部

第一章

默赫许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改卷子。一列火车急匆匆地呼啸而过，身后拖着柴油的味道，铁轨的震动声还在空气中回荡，默赫许抬起头，看了看窗户的拱顶。秋天带着它的湿冷和沉闷，像一个有着必然结果的命题，稳稳地在屋里扎下根来。这是他在英国度过的第十一个秋天，也是在这间办公室里度过的第四个。默赫许再次抬起头。墙上贴着各式表格和图片，从他所在的位置看去，世界地图挂在一个十分别扭的角度，蓝色的海洋刚好被铁书架挡住。书排得满满当当，中间还夹着论文和其他文件，橙色、黑色、白色和灰色的文件夹塞得鼓鼓囊囊的，也挤在书中。房间左边角落的白色写字板旁边，甘地正从一张略微皱折不平的画像里凝视着他。在默赫许的脑子里，那件烦心事每隔几分钟就会跳出来，搅得他心绪不宁。

鲁米为什么要在练习本上写那样的话呢？这个疑问勾在他的良心上，像细细的牙科探针轻轻穿透柔软的牙龈那样，时不时地刺他一下。她为什么要那样写呢？

我和莎伦·拉弗蒂、朱莉·哈里斯、莉尼·洛珀一起去树林

玩。她们让我玩垒球，和跑柱棒球很像，但只有两个垒。莎伦说：“走吧，到我家去拿垒球和球拍。”我们到了她家之后，在门外站着，莎伦又说：“鲁米，我要先去问问你能不能进来，因为我妈妈不喜欢有色人种。”然后她就和其他人进去了，我在外面等。

谢天谢地，她出来告诉我我可以进去。我们进屋，吃了刨冰，拿了球拍。拉弗蒂太太在花园里晒日光浴，晒得浑身发红。我们拿着球拍，在树林里玩了垒球。

“有色”这个词在他脑中产生的联想是一张圆脸，脸上被褐色的蜡笔不均匀地涂了厚厚一层，就像早些时候鲁米不情愿画的那些傻乎乎的小人儿。

他再一次看向左边角落里的甘地像，画像里的甘地干瘪瘦小而神色坚决。如果放在他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又会怎样看待这件事呢？那时，他们终日与理念为伴，就像是舒舒服服躺在茧里的蚕。托洛茨基^①派，甘地共产主义者——他们为自己找到许多称呼。他们嚼着槟榔，一边回味唇齿间的涩味，一边琢磨着阶级斗争和非暴力是否可以兼容。他们会怎么评价这个词呢？又会怎么评价他读过那段话后和鲁米进行的对话呢？

“你喜欢学校吗，鲁米？”

“我不喜欢那些霸道的人。”

“什么霸道的人？”

“那些对我不好的人。”

① 托洛茨基，苏联托洛茨基集团领袖，曾与列宁一起组织十月革命和组建红军。

“别让这些事情影响你。你已经十岁了。”

“十岁又怎么样？”

“你应该像丛林中的老虎。就像《森林王子》^①里的虎王一样。”

“什么意思呢，爸爸？”

“意思是如果有人打了你，你要打回去。如果他们打你一下，你要打两下。”

这些话从他嘴里脱口而出，诚实得就像出膛的子弹。然而他的眼睛开始跳，于是他把脸扭向一边。他想：也许你听到这些话很吃惊，好吧，其实我也一样。但你不会成为一个受害者。我绝不允许。

他选择居住在这个世界，并把他的后代摆在他世界的中心，看的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会怎么想呢——海德拉巴大学^②的那群人——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呢？说到这里，他现在的的朋友怀特福特——曾与他一起在加的夫^③念博士，本人也是位马克思主义者——又会怎么看呢？

又一列火车开过去，车身嘎嘎作响，像偏头痛发作时的脑袋。屋子也跟着微微颤抖，好像震得甘地像也跳了一下。窗玻璃上挂了一抹傍晚的微光，使甘地的半边脸变得模糊不清。有色？她为什么这样写？

现在是下午四点，他打算提前结束今天的工作。他已经改了四份试卷，而此时房间里几乎没什么亮光了。默赫许把水笔的笔帽旋上，将笔放入棕色涤纶上装的外口袋里，好让哑光的不锈钢笔身露出来。这

① 《森林王子》，迪斯尼公司一九七〇年出产的动画片，根据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的同名小说改编，小说的通译名为《丛林之书》。虎王是影片中一只仇视人类的老虎。

② 海德拉巴大学，建于一九七四年，位于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

③ 加的夫，英国威尔士东南部港口城市。

支笔是什琳送给他的礼物。生下鲁米之后，什琳就出去工作了，买笔的钱是她从头几个月的工资里省出来的。这支笔的岁数差不多和鲁米一样大。十年过去了，它摸上去依旧冰冷光滑，笔身上没有任何能看得出来的划痕或凹陷。即使是现在，当他想起这支笔的象征意义时，仍然能感受到这件奢侈品给他带来的那种夹杂着负疚感的快乐：笔是学识和智慧的工具，但又是浮夸的工具。他扣好外套，把试卷攥在一旁，放下百叶窗，然后锁好门。他胳膊下面还夹了两份硕士论文，打算带回家看。

五年前的某一天，鲁米回家后宣布戈尔德夫人要来家访。当时她五岁，上小学一年级。戈尔德夫人来访的那一天，默赫许和什琳提前做好安排，早早下班，三点半前都回到了家中。什琳开始炸巴吉^①，而此时默赫许早已换好衬衫和领带，坐在客厅里陷入了沉思。当戈尔德夫人到的时候，鲁米正牵着她的手。

“从学校到家里这一路真是愉快啊，瓦西先生，瓦西太太。”她一边说，一边让鲁米先进屋。

鲁米突然安静下来，不自在地扭动着身体，抬头看爸爸。默赫许盯着那位老师用氯化氢漂染过的头发——那发型高低起伏，线条圆润，像是黄油糖浆搅拌后又摊开来制成的一道甜点。他困惑了。面对戈尔德夫人散发出的灿烂笑容，最自然的反应理应是松一口气，可他的内心却犹豫着。

^① 巴吉，印度传统食品，用蔬菜和面糊炸成小饼或球。

“能跟您和您的太太同时谈一谈吗？”戈尔德夫人问。

什琳端上点心，在默赫许身旁坐下，手放在腿上。她仍然穿着工作时的紧身套装和高跟鞋，显得十分正式。她小心翼翼，不停地悄悄瞅向默赫许，好像在说：“给我个提示，我马上去做咱们需要做的事。”

“您想跟我们谈什么呢？”默赫许问戈尔德夫人，同时好像是第一次留意到自己的口音。“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完全不是那样，瓦西先生。我想告诉你们一些事，会让你们感到十分自豪。”

“是什么呢？”

“鲁米是神童！”戈尔德夫人宣布，她的嘴角因为激动而向上翘起。

默赫许看了看什琳，他的妻子正咬着下嘴唇上的干皮——这个动作表明她感到紧张。他又看了看鲁米，他的女儿盯着地板，正等着他解释那句话的意思。然后他又把目光转回到戈尔德夫人和她白得发亮的牙齿。“您是说她在学校里表现不错？”

“我说的可不仅仅是那个意思，瓦西先生，”戈尔德夫人说。“我的意思是她很特殊。与众不同。有天赋。”

听到这里，鲁米开始不自在起来，挠着鼻子，脚踢来踢去，眼睛转来转去，先看看妈妈，再看看爸爸，她的举动显示了内心的不安，而这不安因为屋里的安静显得更加明显。默赫许注意到她的膝盖上有一道擦伤，刚好在她的灯芯绒裙子下边和紧裹着小腿的白袜子上边。什琳朝女儿皱了皱眉头。而默赫许则再次对戈尔德夫人露出了笑容，同时把语气放得温和，因为他知道鲁米正听着他说的每一个字。他尽量不让将要说出的话表现出任何压力。

“我自己和我妻子十分看重……鲁米卡^①的教育。她成绩不错，这一点我们很高兴，这是她刻苦学习的回报。我本人也是个学者……”

戈尔德夫人摇了摇头，打断了他的话。“瓦西先生，瓦西太太，希望你们别介意，可你们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是天赋。是一种偶然出现的东西。鲁米是数学神童！”

所有人又一次陷入了沉默。鲁米的两条腿踢在天鹅绒的沙发上，一前一后地荡着。默赫许模糊地意识到她的动作是四拍子，四拍之后暂停，然后再开始，像是用身体在歌唱。他看着她用一只手握成拳头，托着胖乎乎的脸蛋，胳膊肘撑在大腿上。她还是盯着地板。

“我是一个数学家，正如您所说，她这一门课学得不错，我很高兴。因为数学是我的专业，所以我特别强调她这一门课的学习，”默赫许说，他试图维持脸上和气的表情。

“我们萨姆菲尔德学校的老师都相信，鲁米的天赋应该得到培养，”戈尔德夫人说。她身子往前倾，整了整裙子，把前面的皱痕扯平。说到这里，她意味深长地停下了，好像接下来要说的话十分严肃，也许还是些不该说的话。鲁米也不自觉地往那边凑，腿也不晃了，在沙发上压出浅浅的凹痕。甚至连什琳也把身体往前挪了挪，眉毛期待地扬起。

“您听说过一个叫门萨^②的地方吗？”戈尔德夫人问。

默赫许被激怒了。他和她一样，看过关于这个地方的广告，而她却那么小心翼翼地说出这个名词，好像嘴边滚动的是一颗钻石似的。“门萨”。他在周日的报纸上看过那些孩子气的智力测试，玩笑般供人们填

① 鲁米卡，鲁米的学名。

② 门萨，一九四六年成立于英国牛津的高智商俱乐部，入会标准是在智力测验中取得高分。

空。看在上帝的分上，他当然知道门萨是什么。她把他当作什么人？他们父女二人能够自信地把数字连在一起，她有什么好吃的？他们又不是商店营业员。

用这里的语言来说：他被惹恼了。他觉得自己理应气愤，并思索着更多本地说法来装点这种理直气壮的愤怒：他被惹火了，他恼怒，他深感不悦。她在想什么？她认为他是个假充内行的三流骗子，打着学者的旗号往自己脸上贴金？默赫许觉得吃下肚的巴吉正在发酵，使得腹中翻江倒海，仿佛在呼应他的愠怒。古怪的是，愤怒反而让他兴奋。他想向这个女人义正词严地声明，也让鲁米知道，人有能力利用思维的力量，经由自律和训练来创造自己的命运。以他自己为例，他正是通过那些分数、比例、论文、考试和累加的分数，积水成源，最终在大洋彼岸学有所成。

他的眼睛追随着戈尔德夫人的目光，看到她一边喝茶，一边打量着自己的妻子。什琳回应着她的注视，不时也朝屋里其他地方看看。这个女人是带着什么样的成见来到他们家的呢——这个言谈古怪，带着礼貌笑容，客气地反驳他的女人是怎么想的？他不会义正词严地声明，因为那样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但如果可以，他会把一切解释给她听。他要告诉她，他本可以进入英国任何一所大学——那些他们视若珍宝、不愿外人进入的大学：剑桥和伦敦大学学院都给他发了邀请函。他最终选择加的夫是因为钱——他们一开始就给了他几千英镑的现金，这个数目对任何人来说都难以拒绝。各项费用全免。他是外国人，口袋里不足五英镑，还带着脚穿露趾鞋、浑身发抖的瘦小妻子，可他们还是愿意聘用他。于是，在一九七二年，他和他的新婚妻子什琳走下飞机，因为获得大学的资助而深感自豪。那座红砖校园就像一个指南针，引

导着他们的前路去向。

他可不是同一年从乌干达涌入英国的三万亚洲人中的一个，他们像从乌干达腹部丑陋刀口上流出的鲜血，漂浮在总统阿明大清洗的污水之上，从幽暗的角落慢慢渗透进英国^①；他们如爬行的蝼蚁，掉入了莱切斯特和温布里^②的口袋中。他也不会和伊诺克·鲍威尔的细菌大军一起，消融在血河里，梦魇般污染了英国人宝贵的国土^③。

他是默赫许·瓦西博士。当年，他和十五个同学一起，坐在帕蒂亚拉^④的一棵大树下满身尘土地背诵乘法表，数字纯粹的魅力使他热血沸腾，他的数学生涯就此开始。现在，他来到这里，在离家一小时路程的地方上班，每周要在一百人的大教室里讲课。他的雇主是斯旺西大学，威尔士大学盟校之一。这说明了什么？

默赫什清了清喉咙，考虑着该怎么说。他放开腿，又交叉，希望别人认为他的沉思只是漫不经心的。他仍然需要学习如何放松，克制自己不自觉地想要取悦别人的冲动。他告诉自己，那只是一个令人羞耻的习惯，除此以外再不能说明什么。

什琳把点心盘子递给戈尔德夫人。热气腾腾的蔬菜在面糊中闪着光：紫色的茄子皮和绿色的西葫芦把包裹它们的油炸外壳撑出鼓鼓囊囊的曲线。“请——请吃一个，”她笑着说，一边把一张纸巾塞到老师的

① 一九七二年，乌干达总统阿明宣称真主托梦，下令驱逐境内的亚洲人。

② 莱切斯特和温布里皆为英国地名。

③ 一九六八年四月，保守党参议员依诺克·鲍威尔发表演说，提出政府应当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入。演说中引用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句，用以说明如果移民潮不得到控制，将会出现严重问题：“我向前望去，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和罗马人一样，我似乎看到台伯河上涌动着鲜血的泡沫。”这篇被指有严重种族歧视色彩的演说被称为“血河演讲”。

④ 帕蒂亚拉，印度北方小城镇。

手里。“您喜欢吃辣味的食品吗?”

默赫许抓住这个机会插话说:“我对门萨十分了解,戈尔德夫人。我很高兴带鲁米卡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接下来的两周里,为了准备鲁米的门萨入门测验,默赫许制定了作息计划,与当初他在结婚第一年为怀孕的什琳制定的并无大异。

当时,他被新婚妻子身上火山般的气质深深吸引:当她生气时,大大的蓝眼睛(这是她家族遗传的异常颜色,她为这异域色彩的特质感到骄傲)仿佛在眼窝中向他呼喊,黑色的鬈发诱人地从饱满而潮湿的额头上垂下来。但这个老套的结合也让他担心——他们本是完全的陌生人,婚前只见过一次面,而且如家乡父母所望,结婚一个月妻子就有了身孕。

最初,他们住在学生单间里,厨房潮乎乎的味道仿佛有生命似的,时时刻刻都能飘到卧室来。那时,他们生活拮据:默赫许在大学邮局兼职来贴补家用,并且力行节俭。“挣两英镑就要存一英镑,”他总喜欢这样说。“我不会当那种为了买个炉子而到处找硬币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不要炉子,那么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有了自己的积蓄就不会为这样的事情犯难。”

周末的时候,什琳会跟着他去学校的体育俱乐部奢侈地冲个热水澡,而平时,她就在楼下破旧的公用浴室凑合一下。白天,她尽力把他们居住的单间收拾得在她看来像个家,靠着家务活来排解孤独,在从娘家带来的不锈钢托盘和叠起的莎丽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每天很晚到家,在那个离什琳很遥远的博士课题研究的国度里

弄得心神疲惫,然后就开始了被什琳(一开始是戏谑地,后来则是抱怨地)称为“警营审问程序”的活动。他已经把她从原来那个忙碌而多彩的世界带到了出来;那个世界里有用粗面粉摊成的圆形薄煎饼,还有像彩虹一样五颜六色的各式香料,而他阻断了她与这些东西的接触,每晚七点三十分准时打击她的自尊心。他强迫她坐在那张摇摇晃晃的塑料桌子旁边,向他汇报一天中发生的大事。默赫许不愿订阅报纸这种看完就扔的玩意,但他让妻子每天中午去当地图书馆看报。她可以自由选择看什么内容,他所要求的只是每天晚饭前和他讨论一个小时。当什琳提出异议时,她骄傲的眼睛里闪着羞辱的泪光。她说以前她从未被人这样对待过,她绝不允许自己的丈夫这样侮辱她。作为对这一抗议的回答,她的丈夫条理清晰地罗列了这样做的好处,足以说明这是一项合理的活动:

(一) 他可以跟她谈一些除了亲戚们家长里短的琐事之外的话题。

从长远来看,这一点只有好处。

(二) 她的英文水平可以得到提高,使她能够在孩子出生后尽早工作。

她是德里大学的毕业生,所学专业包括文学、哲学和艺术,尽管是以印度语学的。她没有理由不为家里的收入做出贡献。事实上,考虑到家里马上就要添一个人,她也必须去工作。

(三) 去图书馆看报既经济又能提高她的能力。她可以由此接触外面的世界,被迫与当地打交道——这对她融入当地社会也有帮助——而不是一味地沉浸在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和美化里。

(四) 考虑到她现在的身体状况,这段步行对她是很好的锻炼。

(五) 整个活动可以防止她的大脑因为疏于工作而荒废,特别是她正处于怀孕这个人生的关键阶段。

最后一点最让什琳生气。但她按下了怒气,遂了他的意。有一段时间,这一安排似乎是行得通的——她能列举一天中飞机失事、劫机、地震以及爱尔兰的枪击和爆炸等事件。如果她不知道怎样念那些地名, she 就把每件事所涉及的数字记在脑子里,用一大串数据作为武器,来弥补地名信息的缺失。有时,她会编造一些发生在不确定地点的必须有事件,比如一架飞机由于飞行员的小失误差点坠入印度洋,或者印巴边境的清真寺发生小规模骚动;有时这样的新闻回顾还会让她编出一位德高望重的宛如印度教领袖现世的先知,在古吉拉特向成千上万名信徒传教。

这些故事全都是关于印度次大陆^①的。默赫许不允许她沉溺过去,但她编造这些故事时,他有时觉得她无比可爱。他的内心像放在火上烤的蘑菇般变软了,不得不与自己的内心斗争,告诉自己要有理智。“你确定吗?”他压抑住微笑问她。汇报继续进行,直到什琳情绪失控,发起火来。终于有一天,由于对什琳所说的数字不满意,默赫许转而问她对于希斯^②应对失业的计划有什么看法。什琳爆发了。她尖叫,把盘子摔在料理台上,紧咬着牙齿,最后一次表达了对这一仪式的不屑与愤怒。

① 印度次大陆,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在内的地区。

② 爱德华·希斯(1916—2005),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曾推行激进的货币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